

通志壹經解

□ 12
1411
159



門 12
編 1411
卷 159



詩說

張耒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禱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畷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

三百七
王憲
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
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斤大之事所謂治
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
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
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苒伯所
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
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
也蓋土宇販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
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

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
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什之
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什之患則后稷之於
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
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
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
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
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

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為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為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斃而周之臣子為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

之為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泮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泮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泮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

三百四十一
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
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
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
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
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來助何也蓋昔之不知
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
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
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
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

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
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
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
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溢者
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
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即政其武功
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
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
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

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於可以即戎而後
 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
 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
 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
 用於戰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
 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
 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驪有魚豪駟曰驪二
 目白曰魚驪則魚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

謂四種之馬

詩說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說

通志堂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
 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
 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
 分釋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
 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
 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
 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
 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
 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問巷之口漢初
 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

詩疑序

通志堂

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
 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
 羣儒莫之敢為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
 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
 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疑卷第一

金華王栢著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
 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鄆夫
 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
 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
 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
 類不然則以四為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
 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
 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

矣終風則悼其待已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標則哀而傷矣此為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為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之人也不伎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為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極其事為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閒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簡兮之詩序者以為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

但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為得其情至末章始托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為賢也非末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為之未可

輕相詆訾也

宣姜本為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借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末章惜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為琴瑟之需，可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尤為中興之本。

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詩也。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為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蕓，雖婦人為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為政之時尚要誓於既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

青衿靜女之為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為淫奔，

而情款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
 曰人有聞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
 而有餘味今日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為男女也
 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
 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
 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
 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為甚嚴與大車誓
 死不相舍者大有間矣

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
 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
 此十詩皆作於宮壺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

繼二南之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
 旄等作皆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
 風谷風或得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
 者皆佳詩也蓋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
 不衰如抑抑賓筵之作森嚴淵奧與參之二雅中真可
 無愧淇澳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
 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為至善之
 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
 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蚩有狐四篇而已刺詩
 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鷓之奔奔蝮蝮
 六篇爾鄭詩二十一一篇而淫奔者十六其間作於淫

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此周宗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其口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是為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脩治其國五十餘年諡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世如聵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

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為變此因後世之詩隨文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為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于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

考槃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既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為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為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為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為而讀者何不思耶

東門之墀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

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為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尚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

迎之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壺作於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

一在鄘風也作此為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風何以別哉泉水曰苾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分為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即小序之人同一繆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為一說詩記說於序為近詩傳說於理為高但未有以必其

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為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為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為自言一以為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為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貍之句他人指之為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為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為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鴉羽小雅之秋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防有鵲巢之詩既以予美為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體致亦雅未見為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狼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為國家慮不以自全為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

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大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於此以武王之聖大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

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恐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為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

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三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食極為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

時亦周公之意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蝻蒞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自曉然竊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至風且得小雅粲然整潔

詩經卷一

十

通志堂

降非時此為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為建寅之月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為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為題尋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厦屋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苑小明是也若以小東為題則有饜簋殽當為第二章矣常武之詩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為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下及后妃大夫妻以至後王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之故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疊疊然強勉做將去而今問自至今不已疊疊二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

添一箇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即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棫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棫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

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即疊疊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至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疊疊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雖雖曰

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

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為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雖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為約也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為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海之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卜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膾膾葷荼如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為締為綌為綌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

盛衰

朱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

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締兮綌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言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奧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靡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

方八歲雅頌正當靡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誑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為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為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為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

遺策何者蓋其規樞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
 為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
 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
 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為聖人之三百五篇乎
 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
 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
 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攬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
 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
 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
 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
 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

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
 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
 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
 得滓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為全經也如此則
 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
 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
 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為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
 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
 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
 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且
 學者吟哦其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

淫詩未為缺典況夫子荅為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自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

野有死麕

召南

靜女

邶

桑中

鄘

氓

有狐

並衛風

丘中有麻

王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籟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墦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

秦

東方之日

齊

綢繆

葛生

也

東門之池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母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傳會穿鑿曲為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見君子也未嘗指為淫詩也正以為目曰

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點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為淫奔之詩予嘗反覆玩味信其為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為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為謬真知是詩之為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詩疑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疑卷第二

詩辨序

金華王栢著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故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鶩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

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
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
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
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
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
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為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
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
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
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
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
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

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
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
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
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
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
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
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
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
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
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為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罷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為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為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罷雜已荒周公之舊制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為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為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
 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
 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
 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
 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的也
 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
 以其傳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
 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
 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
 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
 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

海之人也故為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
 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
 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
 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
 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
 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
 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
 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為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夏
 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
 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
 亡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

言苑卷一
無一人合其偽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為詩傳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

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

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為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為句二句為韻豈嘗學而為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為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為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為學官取為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

因以放此章句總為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末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曰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

後之風也風即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為風乎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為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以為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為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眾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埋沒終無一

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
 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遠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
 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
 今乃強尊之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
 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
 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為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
 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
 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
 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

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
 正雅亦不得為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
 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
 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
 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
 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
 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也者或謂決古人之疑
 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
 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
 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馮哉
 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

四百一
言其卷二
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
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為證驗
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愉疇勸之情與譏刺
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
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
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
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
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
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
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
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
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
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
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
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
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
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
勉強不失於金石邊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
六卿之賦為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
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子謂善觀樂

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為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况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

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為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

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為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幽風辨

幽何為而有詩也幽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

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幽風則何以知其為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幽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幽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

稷系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幽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幽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幽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既曰幽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幽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幽猶云可也至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幽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

變矣惟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幽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幽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為正風如劉氏之說幽實雅也變而為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北之陞也三監東

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邠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也使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豳之為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踈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為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

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網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為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幽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為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為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

然為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
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
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為之說者
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
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
又自為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
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
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
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
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為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為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閔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為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為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為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為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為據則戎狄是膺荆楚是懲為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

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為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為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為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為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為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為荒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為頌伯禽之言昭灼明

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為一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為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欲以魯侯是若為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為四章後為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為一章秋嘗止有慶接天錫公止兒齒為一章三俾自為一章徂來之下自為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源淵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揖也則其斷續破碎

之疵可以知其為傳者之誤惟駟與有駟二詩未知其為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為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脉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為而不決哉

詩亡辨

四百七
言表卷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
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
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
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
孟子之言妄疑其少踈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
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間晚已不競
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
確為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
為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顛覆傷宗廟
盡為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
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

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
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
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
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
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
脉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
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為詩也
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
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
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
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

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
 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
 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
 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
 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
 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
 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
 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
 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
 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
 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

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世猶未有明其義
 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為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
 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
 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
 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
 思剗剔揅飭雕刻續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
 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
 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蹂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
 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
 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
 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
 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
 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
 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
 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
 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
 所未通然聖人詩之為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
 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
 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

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
 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
 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頌此為比
 興此為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
 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
 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
 以為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
 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為雅或以為
 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
 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
 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

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
 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
 亦以為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
 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
 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
 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詩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遺說序

子明於易說外復取文集語錄論詩者為書六卷一
 二卷綱領及序辯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荅四五六
 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
 不載者名曰詩傳遺說時為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
 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按公凡三子長曰塾字受
 之以蔭補將仕郎為子明之父與弟塾皆受業於呂
 東萊先文公十年卒公請陳同父誌其墓者也仲即
 塾字文之淳祐間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
 軍酒庫後公十一年卒黃直卿誅之稱其在家之賢
 李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蔭補官累至煥章閣

待制知袁州堃之子鉅南康丞銓知登聞鼓院在之
 子鉉兩浙轉運判官名皆見黃直卿所為行狀中再
 傳曰溥者浙西提舉湜知丹徒縣淮泉州路推官沂
 考亭書院山長行狀不載蓋皆後公卒而生者若泉
 州於宋為軍州至元始改為路豈淮與沂又已入元
 歟若鑑之子浚行狀亦不載其名嘗尚宋理宗公主
 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
 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刺罕浚謂公主曰
 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手夫婦仰藥死
 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肅提舉林之子炯延平路
 照磨焰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煒濟寧

路同知林之孫堂建寧路照磨壑屏山書院山長壑
 之子鑿鑿之子淞淞之子挺明景泰壬申詔錄文公
 後得世襲五經博士王建寧祠祀其在婺源者曰穩
 於公為十世孫舉明天順丁丑進士官福建鹽運使
 以廉稱弟懋永年丞楨本縣訓導正德中給事中戴
 銑等請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一博士以主婺源祀
 事以十一世孫豎為之嗟乎我徽國文公著書明道
 上繼二程周張諸子之後而集其大成蓋孔子後一
 人也故其垂裕之澤長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孫如鑑
 石能採葺公之所著以開示來學其子浚能執節守
 我不媿乃祖他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

誣誣不足道也鑑父塾之卒公貽書同父及題其
 卷有深痛焉在當理宗朝請進曾子為公崇祀二
 及橫渠而黜揚雄王雱之祀數者皆有關於人倫
 教之大成出於公之子若孫何其多賢哲歟噫斯
 八周程張邵所不逮也夫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傳遺說卷第一

綱領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
 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
 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果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
 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
 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
 揉之也所以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
 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

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
 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
 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
 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
 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
 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
 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
 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
 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
 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
 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

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
 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
 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
 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
 不復見矣可勝歎哉文集書說○今見詩傳而此注說為詳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集註下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
 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

實故常言之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說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案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

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不流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多亦奚以為○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曰繪事後
系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
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
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謝氏曰子貢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在同上今見詩傳而注說
小不同故備載之後放此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
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
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
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
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

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集註○今詩傳經文同而注闕

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護蓋明錄論孟用二三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廖德明錄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

起人意思皆易看萬人傑錄

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華賀孫錄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

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祖儉書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

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

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

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

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沈憫錄

陳文蔚問興於詩與游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

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但詩較感發人

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

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

黃義剛錄○又魏椿錄云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人讀詩是興起得箇甚

麼

沈憫錄

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黃義剛錄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

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

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云古人自

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禮學詩學

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

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効次第如此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是有毫髮不善都滌蕩得盡了這是甚氣象葉賀孫錄徐寓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造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

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可以諷誦禮

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

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陳淳錄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

無興底意思甘節錄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

感發處李閔祖錄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

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為

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黃義剛錄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甘節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處最不緊要然興起人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自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

不活吳必大錄

問詩可以觀集註云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詞委曲柔順

不恁地疾怨呂德明錄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熹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

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熹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

五十來年

錢木之錄下同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熹舊時讀書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曾中然矣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索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章章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

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書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鬪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並同上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象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詩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

好處以為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他見道好人他也說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他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熟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子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

沈儻錄下同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

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之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攷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看

他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胃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去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先生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對曰也不曾記只

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熟讀了文義都曉得了却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正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

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
走作底心了方可讀書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
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
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
會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
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邪且如人入城
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
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
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又
如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陳文蔚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
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
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
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
是大病熹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又曰大凡
物事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
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邪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
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
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他物

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先生問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對曰

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又重殺一番並同上吳必大請教曰先易後詩可否曰不若先詩後易觀詩之法且虚心熟讀尋繹之不厭被舊說黏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流清水只

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溢了熹觀諸儒之說唯上
 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詠以得之深得詩之綱
 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
 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
 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說記有一條收數
 說却不定云此詩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
 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
 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
 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於
 後熟讀正文為善如拾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
 時開雖無題目其為梅花詩必矣

吳必
大錄

讀詩且只將做如今人做底詩看或今人誦讀却從
 旁聽之其訓詁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
 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
 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
 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
 處旋紐捻非通訓也

同上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嘗熟讀一
 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
 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
 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動其心
 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

人亦知戒乎今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
 文義合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
 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
 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
 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
 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
 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端詳反復
 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朱飛卿書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
 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
 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

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

入自家意中來終無益

余大雅錄

先生問看詩如何對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
 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熹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
 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
 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
 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

潘時舉錄

看詩須是吟詠教浹洽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
 毛在熹以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解了不
 勞討解別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

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須是先將那詩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又

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看詩不須看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
歌詠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
讀詩逐人自去看自有會心處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注同上

晏淵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
可見有知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
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
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
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
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

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
罰莫不備見如何而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
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
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葉實孫錄

問刪詩果只是許多如何曰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
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同上

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詩也有會做底有不
會做底如君子偕老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
譏刺他了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了豈不是亂
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
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

廟一唱三歎者人多理會他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

要胡說亂說錢木之錄

先生問林夔孫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詩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鴿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詩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黃義剛錄

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證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孤亡隋為證熹嘗論之以為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曾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

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峇呂祖
儉書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

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精舍明
友雜記

問詩次序是合當如此否曰也不見得只是如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

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

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併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

有這般樣子卷阿詩與集傳不
同○葉賀孫錄

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上下繫次序譬

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

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晏淵
錄

或問詩先生曰詩幾年埋沒看被熹取得出來楊與立
編語略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

必好之矣沈儻
錄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如熹詩說相似楊道
夫錄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者吳必
大錄

問詩如何看曰看古說了方參看熹說彼此互參攷

得失待攻擊後方講得明古說只是呂氏載得詳備

黃顯
子錄

詩傳中言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而

不免且用其說李方
子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

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否則殊不濟事

須是通悟者看方得

李開祖錄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

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

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

楚辭辨證

熹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遍已得六七分却

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

遍如此却義理流通自得矣

楊與立編語略

因學者解詩曰熹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

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

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

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

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

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

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

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

認捉看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

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

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詳讀熟究以審其是

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已意

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

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

於身為我之益而已沈儻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同上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錢木之錄因言歐陽詩本義而曰禮義大本復明於世固周程之功然近世諸儒亦為有助舊來儒者談經不越乎注疏而已至孫明復劉原父及永叔始自出議論如

李泰伯文字亦自好蓋是運數將開此理復將明於世故耳蘇明允說歐陽子之文處形容得甚好近因觀其奏議如論回河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論詩義中辨毛鄭處文辭徐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易

吳必大錄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楊與立編語略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萬

錄錄○吳必大所記云橫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

詩楊與立編語略

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同上

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

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邵浩別錄

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李閔祖錄

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為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

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

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不過實不足取信沈儼錄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楊道夫錄

問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

其次者答曰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

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

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略

周南樛木

樂只

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下無以

爾八字合附大君子字下

王中谷有菴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移在歎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

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

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

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者於補脫卷中却刪
 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答吳必大書○後已改入印本
 讀詩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
 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同上○真蹟今並藏吳氏

詩傳遺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